



故事家丛书



村

杨清江著

● 没脸饭馆
● 西游倒爷国
● 二百五奇遇



内 容 提 要

圆 梦

本书收集了新故事作家杨清江近年来的部分短篇小说。作者通过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，热情讴歌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新人物，抨击了阻碍社会进步和四化建设的旧传统、旧习惯。作品故事性强，艺术性高，语言生动流畅，富有幽默感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。

杨清江著

杜遵恒编

海 燕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新故事作家杨清江近年来的部分作品。

作者通过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，热情讴歌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新人物，抨击了阻碍时代前进和四化建设的旧传统、旧习惯。作品故事性强，艺术性高，语言生动流畅，富有幽默感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。

小旋风荐贤..... (51)

洗脚饭馆..... (61)

鹰抓兔子的悲喜剧..... (67)

黑色生命的复苏..... (83)

索飞开店..... (98)

十二生肖排位记..... (1015)

西游倒爷图..... (115)

棋 目 录

棋坛春雨涤血泪..... (1)

万里寻箏记..... (17)

圆梦..... (27)

三样大菜..... (35)

“二百五”奇遇..... (43)

小旋风荐贤..... (51)

没脸饭馆..... (61)

鹰抓兔子的悲喜剧..... (69)

黑色生命的复苏..... (83)

张飞开店..... (98)

十二生肖排位记..... (108)

西游倒爷国..... (115)

棋坛春雨涤血泪

棋盘山下，桃花水边，有一个绿树掩映、红楼林立的小村落，名叫烂柯坡。村里人清一色的都姓王。传说晋朝时候，一位姓王的樵夫进山砍柴，爬上高高的峰顶，碰见两个仙人下棋。他不敢惊动，站在一边痴痴地看着。饿了陪他们吃松籽，渴了陪他们喝山泉。一局终了，二仙跨鹤乘风而去，大青石上给他留下了一本棋谱。俗话说：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。樵夫自己觉得才一天光景，可回头一看，斧头把儿都沤烂了！从此以后，这山就叫了棋盘山，村就叫了烂柯坡。樵夫的子子孙孙，虽然历经沧桑，改朝换代，过了一辈又一辈，但直到今天，没有丢掉他们的传家之宝——下棋。

别以为乡下人只知道干活吃饭，他们有了钱也会花，而且花得气派，花得大方，花得有名堂。烂柯坡这几年托了政策的福，家家户户抖起来了，人人都想摆摆阔气，花上三千两千，给乡邻们办点好事。有的建球场，有的办剧团，集资盖了俱乐部，村头修个大花坛……把个深山沟里小村落的文化生活搞得热火朝天！其中单说小桥头赶大马车的王大炮，更是独出心裁，玩出了鲜点子。他竟公开扬言，搞个象棋名手邀请赛！把省里代表队请到烂柯坡，和村里棋迷较量较量，让乡亲们开开眼界，饱饱眼福！

提起这王大炮，可是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的人物：一是

他心直口快，说话大腔大调，有股“炮”劲儿；二是他当初赶马车时，扎鞭甩得响，噼里啪啦，就象放炮仗；最重要的是第三条，他下棋爱用炮！无论当头炮，兵底炮，左送炮，全都能来一手儿。再加上十几年前又学了一手“鸳鸯蝴蝶高左炮”，更是神出鬼没，变化无穷！所以，这大炮的诨名越喊越响，倒把他的大号给挤掉了。

八月中旬这一天，烂柯坡热闹得好象开了锅。村头上挂着红绿彩旗儿和丈把长的欢迎标语，小青年们敲锣打鼓，齐集路口，等候远道而来的象棋贵宾。中午时分，只见一辆米黄色的小面包车沿着盘山公路缓缓驶来。不多一时，来到村头。车门开处，依次走下五位战将，当头一位，鬓发斑白，步履矫健，象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手，大伙都称他卢教练。其他几位，全是年青小伙。人人神采奕奕，个个朝气蓬勃！

午饭过后，双方在青年之家的俱乐部里拉开战幕。队员们列队进场，握手入座。打第一台的，都是双方第一号主力、呱呱叫的拔尖人物。烂柯坡这边，由王大炮的独生女儿彦华挑了大梁。这姑娘二十出头，一米六八的个儿，紫紫色苹果圆脸儿，两只黑葡萄一般的大眼睛，透出十二分聪慧，理一个中国女排式的海燕头，天蓝色的西服套裙，英武潇洒，光彩照人。对手是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，面皮儿白皙，身材修长，淡黄色的运动衫上绣着两个大字：“河南”。他叫江毅，是省队的后起之秀，希望之星。二、三、四台上，也全由青年娃娃儿捉对儿厮杀。唯独第五台上，两员老将出马，王大炮迎战卢教练，更有一番情趣。

担任总裁判的退休小学校长周老师看了看表，宣布比赛开始。只见彦华威风凛凛，炮摆当头，从中路发出攻击。江

毅马跳屏风，而后双方挺兵，彦华伸车过河，咄咄逼人。江毅毫不示弱，跃马河口，企图强渡七兵，暗捉红车，从而争取主动。他心里想着，对方如果求稳怕乱，退车巡河，双方平先，然后再慢慢进取，利用中残功夫取胜。哪料彦华不慌不忙，掂起八路左炮，稳稳当当，向上升了一步。这一着一走出来，江毅心里“咯登”一声，暗叫：奇怪！

原来这下棋，虽是纸上谈兵，却和真刀真枪一样，十八般武艺，各有各的套路。比如一杆花枪，就有“杨家枪”、“罗家枪”、“岳家枪”之分。彦华刚才那步棋，是一种针锋相对、迎刃而上的下法，风险颇大，变化极多。江毅从记事的时候起，就从他爸爸手里学来这种布局。它全凭两门大炮，时如鸳鸯形影不离，时如蝴蝶上下翻飞，指东打西，出神入化，使对方防不胜防，故名“鸳鸯蝴蝶高左炮”。据说这路妙棋，原载古谱，六十年代中期，被江苏棋手采用。在十年浩劫中，它就销声匿迹了。何况方圆数百里内，只有他父亲对此极有研究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深山野沟的姑娘，竟能突然使出他江家的“花枪”，这就不能不使他感到奇怪了。

江毅心里象揣了个兔子，“怦怦”乱跳。他镇定了一下情绪，挺兵渡河。彦华胸有成竹，平车捉马。江毅挥动铁骑，跃过汉界。彦华微微一笑，退马归了花心。这一步一走出来，只见江毅脸色大变，“呼”地站了起来，浑身冷汗直冒，两手微微发颤，眼里闪着泪光，盯着彦华：“你……？”

“我……怎么啦？”彦华姑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小脸一红，反问了一句。两个人棋也不下了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莫名其妙地施起了注目礼。裁判愣了，观众傻了，其余几台棋手也不得不休兵罢战，全向这边围了过来。

“江毅，你怎么了？”卢教练分开众人，到眼前问道。

“卢伯伯，你看。”江毅用手指了指棋盘。

“啊？”卢教练一看双方阵势，也愣了，连忙回头问彦华：“姑娘，你这路棋是跟谁学的？”彦华尚未回答，王大炮早已挤了进来。他对着江毅，上上下下，仔细打量一阵，眼里忽然闪出异样的光彩：“小伙子，你姓江？”

江毅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王大炮一把拉住江毅的手，回头喊了一声：“小华，这是你黄连伯伯的亲人啊！”

“啊！”彦华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

“啊？老黄的亲人！”霎时，乡亲们悲喜交加，这消息太突然了。

“什么？老黄？”卢教练茫然不解地问。

“没错。我知道，他，其实姓江！”王大炮肯定地说。

“爸爸——”江毅令人揪心地一声惊呼：“老伯伯，你快说！他，他在哪里？”

是啊，他在哪里？江毅这一声问，犹如晴空闷雷，使人们从现实里惊醒过来，陷入了深沉、痛苦、遥远的回忆……

十二年前，一个秋月溶溶、凉风习习的晚上。王大炮刚刚挨了批斗，从大队部里放了出来，嘴里一边祖宗八代地骂着，一边踏着月色，向村头小学校走去，找他的老棋友周校长。

要说今天挨这场批斗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中午，王大炮正啃着热红薯，蹲在麦场里和人“将军”，忽听后边一个声音说：“大炮，马死了！”大炮头也没抬，点着棋盘说：

“没事儿，马死了，还有炮呢！这盘棋不赢我就不起来！”可是，对手和他拗上了劲儿。两人又杀了个把钟头，大炮总

算赢了。正当他敲着饭碗，哼着二夹弦，兴高采烈地班师还朝的时候，迎面碰上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，劈头劈脑就骂他：破坏抓革命、促生产，破坏农业学大寨。夺过他的饭碗，摔在地上，又推又搽，把他送到大队部里，关了起来。直到晚上拉出来批斗时，他才弄明白：原来在中午下棋时，身后那人说那句马死了，是指的他给生产队里喂的那匹瘦马完蛋了！偏偏报信的是个“五类分子”，想充积极，抓了辫子起来就跑。王大炮心没二用，只顾在棋盘上下功夫，结果倒了大霉。

“娘的，马死了怪我？没草没料，队里穷得买个扎鞭也得贷款。病了十几天没钱摆治，还不是给耽搁死了？还说从宽处理，罚我一千工分，罚两千老子也不心疼，终究屁钱不值！叫老子写检查？老子就认得车马炮！写你娘的气葫芦！走，还去下！”

周老师听完他的叙述，苦笑一声，说：“咳，下就下吧，下两盘出出气，熬熬时间，免得饿得睡不着！”

虽然话是这么说，周老师可不敢象他那样，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蹲棋摊儿。他是“国工”，每月四十多块钱，见天还有八两六钱多的商品粮，一步走错，老婆孩子就得陪着喝西北风。所以，他虽然也爱玩，但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躲在阴暗角落里过过棋瘾。为此，他专门把小学校后院一间小草屋收拾了一下，作为他俩的秘密战场。按他的说法，叫“裴多菲俱乐部”，大炮则称之为“黑市交易所”。

此时，两个人一前一后，来到后院。周老师推开房门，擦亮火柴，点着油灯，正往墙洞里去掏棋子，忽然看见墙角麦秸窝里藏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心里猛地一惊。那“东

西”受了惊动，也直起身子坐了起来，原来是一个人，只见他四十上下年纪，面孔消瘦，头发老长，一身干部服满是补丁，一双解放鞋尽是洞洞儿。那模样，真象刚从监牢里放出来的一样。这时，大炮也走进门来，两人盯着打量一阵，都不认识，看来是个外乡人。

“山那边来的？”周老师思索有顷，压低嗓门儿轻轻地问。村里人都知道，山那边有个“五七干校”，是专门摆治这一号人的。那人点了点头。大炮又问：“饿不饿？”

年轻人大概不知道，那年头，这句话就是礼貌用语，就象现在的“您好”、“再见”一样流行。那人苦笑一下，摇了摇头。大炮说：“说不饿是假话，说饿俺也没办法。墙角里有生红薯，想啃了啃一个。不瞒你说，俺俩是棋友，想躲在这儿玩两盘，你来了也算一份儿。等会儿我去抱床被子，晚上你就歇在这儿。明天到家去，我多添一瓢水，包你肚子圆。怎么样？”

王大炮快人快语。那人听罢，感激地点了点头：“你们玩吧，我不会。”嘴说不会，他可也不睡了，蹲在一边看起了热闹。

要论大炮的棋艺，比起周老师来，还差上一截子。他爱使当头炮，周老师看过《梅花谱》，屏风马用得滚瓜烂熟，总是把他杀得昏头转向。今晚又是这样，没有一袋烟工夫，他可又让对方吃了个车，只得交枪投降。第二盘，走到中局阶段，大炮看看又要吃亏，心里一急，便想拼个鱼死网破。刚要走子儿，旁边观战的那位忍不住“哎”了一声。

“怎么啦，教师怕冒失，冲它一家伙！”大炮说。

“老哥，恕我直言。你这话不对。下棋也是一门科学，

来不得半点虚假。你不妨这样走试试！”那人一边说着，一边亲自下手，把大炮的棋子挪动一步。周老师点了点头，挺兵渡河。那人也不再谦让，接着杀了起来。十几个回合之后，形势急转直下，红方车马联合进攻，直捣黄龙。周老师兵败如山倒，含笑认输。

大炮高兴了，拍拍那人的肩膀，连叫：“高棋，高棋！想不到老兄有这两把刷子！哎，忘了问你，怎么称呼？”

一听问到这个，那人犹豫片刻，叹了口气，淡淡地说：“我姓黄，二位就叫我黄连吧！”

“嗯，这年头姓黄的多！”周老师明知有假，也不便刨根问底。还是大炮爽快，把手一挥说：“咳，管他黄连黑连，只要会下棋，咱就算有缘！你就在这里先住十天半月，听听风声再说吧。”

就这样，黄连在这间小草屋里暗暗住了下来。好在那年头知识不值钱，学校放了长假，只有周老师一人留下当了“看庙和尚”，清静得很，虽然如此，他白天也不敢露面，大炮给找了个煎中药的炖水罐儿，饿了就煮红薯。晚上三个人一灯油，什么时候熬光了再睡觉。

眨眼十几天过去，三个人越玩越亲，竟有点相见恨晚，难舍难分了。想来想去，就这样躲着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干脆豁出去，是福是祸，听天由命吧。妙就妙在烂柯坡啥都不产，地里就长红薯。人们一年四季过着“早上红薯面，晌午手榴弹（蒸红薯），晚上改改鲜儿，稀汤红薯干儿”的日子，一天到晚就这“老三篇”！鼻子眼里都是红薯，早把人们吃腻了。队长虽说觉悟高点儿，也逃不掉一天到晚吐酸水，隔三过五犯胃病。所以，他早就吵着要找一个粉匠师傅，把那

红薯干儿变变花样，改造改造。跑了一十八街，没请来人。恰巧黄连在五七干校劳动时，干的就是粉匠的活路，这下正好派上了用场。三个人一商量，就给他刮了个光葫芦头，戴个烂草帽坎住眼，腰里勒个破战带，找队长去了。队长知道他来路不明，可惜肚子不争气，连连打了几个酸嗝之后，答应把他收留下来，专管磨粉。

黄连干活卖力，人缘又好，没有多久，就和乡亲们混熟了。大炮家也成了他常来常往的地方。那年，小彦华刚刚七岁，正读小学一年级，老师让造反派打跑了，她在家里拾柴割草。黄连一边教她识字，一边教她下棋。小姑娘聪明过人，进步很快，不到一个月，就能和父亲打个平手。村里人个个夸赞：真是深山野沟出了金凤凰！黄连呢，当然比谁都高兴，暗暗下了决心，要把她培育成才。什么开局布阵，中残扭杀，运子取势，弃子争先……从理论到实际，手把手地反复讲解。最后，还把自己研究多年的“鸳鸯蝴蝶高左炮”一着不漏地传给这位女弟子，每当他看到彦华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，就忘掉了自己的烦恼忧愁，摸着小姑娘的脑袋笑开了：“咳，安徽有个高华①，咱河南出了个彦华。丫头好好学，全国赛上和她拼一拼！”

不过，他也有伤心的时候。几次半夜三更，大炮到粉房里看望，总见他神情木然地躺在干草堆上，默默地望着房顶出神。有时长吁一口闷气，没头没脑地骂上两句：“笨蛋，连这都不懂！把文天祥也揪出来？哼！”不管大炮怎样追问，他总是惨笑一下，摇一摇头：“咳！咱们下棋吧。”

“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不明不白，他总提文天祥，到底为啥哟？”说到这里，大炮两手一摊，问了一句。

江毅擦擦泪眼，哽咽着说：“爸爸就是为的这个，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，送进‘五七干校’监督劳动的啊……”

“当时，爸爸在黄河市工人文化宫工作。文化革命一开始，他就被夺了权，塞进阵地宣传组，写写画画，抄抄板报，搞个专栏什么的。那时候，文化宫的活动项目十分单调，除了教唱样板戏，就是‘活学活用报告会’，再不就是语录歌。这一年，刚刚过罢‘五一’、‘五四’，黑板报又该全部更新，重点宣传‘五七’指示了。为了使宣传形式活泼一些，先一天晚上，爸爸熬了大半夜，把‘五’、‘七’两个字各作一个象棋排局，取名叫‘五七指示放光芒’。第二天早上画在黑板报的角上。哪知没有多大一会儿，两个人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。他们一个叫‘卫东彪’，原姓‘委鬼’那个魏字，标准的标，为了显示造反精神，连祖宗都不要了。一个叫少正卯，本来叫邵正南的。据他自己严正声明，改这个名字，是为了表示他比少正卯还多两点造反精神！就这两个家伙，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群众，大喊大叫，说爸爸把‘五七’指示画成一盘残局，矛头直指最红最红的红太阳，用心何其毒也！爸爸据理力争，说这不过是一种象棋游戏而已。何况它不叫残局，应叫排局，是文天祥发明的。少正卯胳膊一举就呼起了口号：‘把他的黑后台文天祥揪出来示众！’爸爸哭笑不得，耐心解释说：文天祥是南宋著名爱国将领，被元朝侵略者抓去以后，关进大牢，仍在想着收复失地，他十分关注战事的发展，就发明了象棋排局，潜心研究攻城夺寨的战略战术……卫东彪又嚷起来了：‘这是借古讽今，攻击革命造反派！’说着，抽出三角带劈头盖脸打了起来。尔后，挂黑牌，戴高帽，游街示众；大会批，小会

斗，刑讯拷打。可怜爸爸受尽了这班野兽们的残酷折磨，但他至死不肯低头认‘罪’。终于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被他们抓上汽车押走了。从此就没了下落。

“爸爸走了以后，妈妈气疯了，死在精神病院里。那年我才十一岁，作为一个‘反革命’的黑崽子，谁也不敢收留，只有流落街头，啃菜帮，舔盘子，晚上拱在垃圾箱里遮风挡雨。后来听人说，爸爸被送进了‘五七’干校，在很远很远的大山里。我想他、念他，决心找到他。就拉棍要饭，到处流浪，找了多少干校，挨了多少拳打脚踢。真想不到，竟在这里遇上了亲人。老伯伯，我知道，那些人不会轻易放过他的……不管怎样，你……你得告诉我呀！”

“孩子，你不要伤心，听我慢慢地说。”大炮扶着江毅安慰，请他坐了下来，又递过一杯茶，接着说道：

“就在那年春节，乡亲们托了你爸的福，每家都分了几十斤粉条，好好赖赖总算有个过年的样子了，大伙儿从心眼里感激他。正月初三的中午，由周老师作东，弄了点红薯干酒，几个棋友凑份子，买了点猪耳朵、羊杂碎，聚在小学校里，把你爸请在上席，轮流敬他几杯，也算表示表示。酒醉饭饱，大伙儿兴头未尽，非让你爸表演表演，来个象棋腹背赛不可。你爸推脱不过，就在小学校门前的操场里摆起了擂台。他背对着棋盘，说一步我走一步，对手是你小华妹子。你知道，俺烂柯坡的人都是王樵的后代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都懂得个马别腿儿，人人都会这玩艺儿。消息一传出去，操场里马上围了个里三层、外三层，象看阎立品的《闹书馆》似的，热闹极了。走到中局阶段，你爸说了个‘车六平八’，俺只顾高兴哩，忘了怎么走，就问了一句。你爸

说，‘把那个过河卒杀了！’就这一句话，糟啦！

“你们识字人都记得，文化大革命那时候，报纸上常登一个什么‘锅合组’的文章。据说这‘锅合组’，是江青手下的几个‘狗急吃屎分子’的化名，专门替她做文章，卖膏药的。当时，俺村一个路线觉悟特别高的造反派，马上看准了这是‘级级斗争新动向’，腿肚子一扭，挤出人群，给县里打了电话。初四上午，一辆军用大卡车气势汹汹开到村里，车上跳下来几十个造反派，个个都是张牙舞爪，哼鼻子瞪眼的，恼得象《姚刚征南》里的黄金涛似的。他们抓住你爸，吊在村头那棵弯腰老槐树上，大喊大叫，数起了罪状，说他‘贼心不死，含沙射影，恶毒攻击伟大旗手’，‘罪该万死死有余辜’！霎时，短头棍、三角带、皮鞭蘸水绕圈儿打，汽车上的摇把儿都使上了。你爸真是条硬汉子，牙都咬出血了，一滴眼泪不落，一个‘饶’字不叫！村里人谁不伤心哪！可人家几十个野红砖，手里还掂着长短家伙，又有什么办法？这群野兽要够了威风，开上汽车滚蛋了。乡亲们才把你爸放了下来，我把他背回家里。他已经是皮开肉绽，浑身是血，只剩下一口幽幽气儿了。他吃力地睁大眼睛，用下巴点了点床头上那个发白的军用挎包，又用指头蘸着自己的鲜血，在床单上艰难地写了三个字：‘我姓江……’就……唉！多好的人哪，临终还惦念着，欠我们一句实话！”

“周老师我们几个棋友东拼西凑，给他撕了两件装老衣服。又放了两棵树，搞了个薄棺材。小华披麻带孝，大伙儿把他送到后山坡上。兄弟一场，没什么东西送他，一副泥巴棋子，在一块常玩的，就让他带走了。”

大炮讲完了，比赛厅里鸦雀无声，死一般的沉寂。悲痛

已极的江毅，此时如泥塑木雕似的，紧紧咬着嘴唇，一动不动。眼泪象汨汨的小河，淌过他清秀端庄的脸颊，打湿了面前的棋盘。

“他，留下了什么吗？”经过长时间的沉默，江毅终于开了口，神情木然地问。

“回来以后，我们打开那个军用挎包，发现只有两件破衣服，卷着一本书。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。”

“一本书？一本什么书？”卢教练猛地一震。

“就是这本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彦华已经跑回家里，把那珍藏多年的挎包背来了。

这是一本纸张菲薄、又旧又黄的线装古谱，封面上端端正正直书三个柳体楷字：古弈林。卢教练抖抖索索地把书接在手里。打开来看，只见扉页上两行古朴遒劲的小草：振宇弈弟惠存，卢锡坤敬赠。民国三十七年冬月。

“卢锡坤？”江毅猛地一怔，“卢伯伯，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卢教练喟然一声长叹，开始了他的叙述：

“一九四八年冬天，解放大军逐步向南推进，渐渐逼近长江，准备跨越天堑，直捣南京，一举解放全中国。当时，我们卢家是湍江一带有名的富户，除了田产生意，光大船就有四十多艘。因为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，一听到炮声，我就把这些船只全部开进芦苇荡里，隐藏起来。不久，镇里住上了队伍。这一天，门房递进来一封信，说是解放军一个团长派人送来的。打开一看，原来他们为了准备渡江，操练部队，想借我的大船一用。信尾特别说明，次日将由专人上门洽商具体事宜。老实说，一接到这封信，我心里矛盾得很：不借吧，又怕惹不起他们；借了呢，又怕他们成不了气候，将来

